<<七十年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<<七十年代>>

13位ISBN编号:9787108031662

10位ISBN编号:7108031663

出版时间:2009-7

出版时间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:北岛,李陀主编

页数:585

字数:490000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七十年代>>

前言

中学毕业即到工厂做工,1980年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。

1982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。

1986年至1989年任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。

1989年赴美,在芝加哥大学、柏克利大学、杜克大学、密歇根大学等做访问学者。

1988年至1991年主编《中国寻根小说选》、《中国实验小说选》、《中国新写实小说选》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。

1999年至2005年主编"大众文化研究译丛"及"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"。

2000年至2004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《视界》。

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。

这是一本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的集子,内容很集中,都是对"七十年代"的追忆和回顾。

对很多人来说,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,时间不算很长,可是感觉上,已经是属于上 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。

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,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,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,难以辨认,也难以追寻。

但是,我们相信,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,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 ,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,栩栩如生,鲜活如昨。

我们相信,这是一本会让很多人不但为其中的回忆文字感动,而且多半会受到震动的书。

<<七十年代>>

内容概要

听敌台的阿城、"偷书"的朱正琳,画《西藏记忆》的陈丹青、创办《今天》的北岛,"太阳总队"的张郎郎、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,工人蔡翔、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……本书讲述了三十个历史夹缝中的青春故事,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七十年代长大,虽然年龄上有些差异,但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,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、最有能量、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、为人所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。

本书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,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,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,从而借此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。

<<七十年代>>

作者简介

北岛,赵振开,1949年生于北京,现居香港。 1978年与朋友创办《今天》文学杂志并任主编至今,作品被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出版。

<<七十年代>>

书籍目录

李陀 序言徐冰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北岛 断章徐浩渊 诗样年华陈丹青 幸亏年轻——回想七十年代朱伟下乡第一年高默波 起程——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张郎郎 宁静的地平线阿城 听敌台王安忆 魏庄朱正琳 让思想冲破牢笼——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鲍昆 黎明前的跃动——我看到的七十年代阿坚 我在"四五事件"前后李零 七十年代:我心中的碎片唐晓峰 难忘的1971赵越胜 骊歌清酒忆旧时——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严力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黄子平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蔡翔 七十年代:末代回忆范迁 "黑画"风波邓刚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阎连科 我的那年代许成钢 探讨、整肃与命运陈建华 梦想与回忆王小妮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唐晓渡 1976:初恋败絮宝嘉 鹪鹩巢于这一枝翟永明 青春无奈柏桦 始于1979——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李大兴 明暗交错的时光韩少功 漫长的假期

<<七十年代>>

章节摘录

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,长在北京。

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,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。

1990年移居美国。

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。

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伦敦大英博物馆、法国卢浮宫博物馆、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

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——麦克阿瑟天才奖。

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。

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(Artes-Mundi)。

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"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"。

被《美国艺术》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,谈我的七十年代,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。

比起"无名"、《今天》和"星星"这帮人,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。

事实上,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。

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,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,越发不明白,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。

北岛、克平他们在"西单民主墙"、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,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。 现在想来,不可思议的是,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;从北大三角地、西单民主墙、北 海公园的"星星美展"和文化宫的"四月影会",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,我都亲历过,但只是一个 观看者。

"四五运动",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、宣讲,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,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

比如黄镇注:老红军,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,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,曾任中国驻法大使、文化部长)参加长征,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,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,记录了事情的过程,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,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。

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"在场",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,每个都不漏掉。

记得有一次我去"观看"《今天》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。

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,我离被围堵的"青年领袖"越来越近。

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,记不清到底是谁了,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。

他看到我,眼光停在我身上,戛然停止宏论。

我尴尬,低头看自己,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。

入美院不久,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,绿底白字,景泰蓝磨制,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

我们在校内戴一戴,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。

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,我马上退出去,摘掉校徽,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。

这个对视的瞬间,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——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。

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,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,又羡慕那些《青春之歌》式的 青年领袖。

但我也相信,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,找来石膏画一画,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。

应该说这两条路线(觉悟和愚昧)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。

现在看来,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,这与我的环境有关。

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。

他们还不如我,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。

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,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,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;不是走资派,就是反动学术权威,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"自绝于人民"的,有些人上辈是地主、资

<<七十年代>>

本家什么的,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。

所以,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,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(在那个年代,家里老大是姐姐的,成神经病的特别多,真怪了!

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)。

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,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;纽约三个,曼彻斯特一个。

这四人中,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,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。

(谢天谢地,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,挺过来了。

)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,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。

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,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。

北大附中的老师,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,犯了错误,被贬到附中教书。

这些老师的共性是:高智商,有学问,爱思索,认真较劲儿。

聪明加上教训,使得他们潜意识中,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。

这一点,很容易被我们这些"可教育好的子女"吸取。

结果是,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。

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,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,更有奉献精神,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

打死你也不敢有"红五类"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,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,这成了我们的性格。

插队1972年邓小平复职,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。

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,就把我留下上高中。

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——北大附小 北大附中 北大附中高中 北大

但没过多久,说邓搞复辟,又被打下去。

高中毕业时,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,要求与工农画等号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
此信发在光明日报》上(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),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。 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、最穷的公社去插队。

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,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,长期熬夜,身体已经很差了——失眠、头疼、低烧。

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,自己在家养病。

半年后似乎没事了,办了手续,去找那些同学。

我被分到收粮沟村,两男三女,算是村里的知青户。

这地方是塞北山区,很穷。

那年村里没收成,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,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。

房子被猪圈包围着,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。

这房子很旧,到处都是老鼠洞,外面一刮风,土就从洞中吹起来。

深山高寒,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,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。

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;至少有一寸厚。

冬天出工晚,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《曹全碑》,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。

我是3月份到的,冬天还没过,这房子冷得没法住,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。

他家只有一个大炕,所有人都睡在上面。

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,小任挨着我,接下去依次是老孙、老孙媳妇、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大闺女、二 闺女,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。

这地方穷,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;近亲繁殖,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。

这地方要我看,有点像母系社会,家庭以女性为主轴,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,不是为别的,就是因为穷的关系。

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,一夫一妻制,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: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,还有另一个男人。

<<七十年代>>

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,这是公开的。

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,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:"哪个没良心的,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……"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,就会出来对骂一阵。

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,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。

村里有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, 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,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。

收粮沟村虽然穷,但从名字上能看出,总比"沙梁子"、"耗眼梁"这些村子还强点儿。

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,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,土地、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 ,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。

搞不懂的是,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,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。

那年头,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,可在那禁欲的年代,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:一个孩子越长 越像邻居家二叔了,大家心照不宣,反正都是亲戚。

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,会被追问:"那你们知青呢?

"我说:"我们是先进知青点,正常得很。

"一般人都不信。

现在想想,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,几个十八九岁的人,在深山,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。

中间是堂屋,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,我和小任在一边,三个女生在另一边。

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,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。

早起,各自从门帘里出来,共用一盆水洗脸,再商量今天吃什么。

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,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。

我十八九岁那阵子,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。

穷山出美女,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。

老周是个二流子。

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;个子有点高,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,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。

整天就看周家忙乎,拆墙改院门,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,所以家穷。

按当地的说法,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。

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。

我们三个女生中,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,她每次回来都说:"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 勤子的。

- "二勤子确实好看,要我说,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
- 二勤子说话爱笑,又有点憨,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,干活又特麻利,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,这算 是她的一个装饰。
- 一年四季,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,杏黄底带碎花。

天热了,把里面棉花取出来,就成了一件夹衣,内外衣一体。

天冷了,再把棉花放回去。

<<七十年代>>

编辑推荐

《七十年代》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<<七十年代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